

83.1

第三代人

一代序

·北望·

必须记住

1. 起点：“早熟的向日葵”

尽管“第三代人”可以在以下找到其出处：

甲“……帝国主义者把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人第四代人身上……”

乙“……动乱之后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最为悲惨的一代……”。以十年动乱为界。上界为第一代，动乱中成熟的一代为第二代。下界为第三代。这就是第三代人的年龄含义。

丙“永远存在这样一代。他们还没有踏入社会所以他们热血沸腾，仿佛世界是一个空舞台，等着他们的表演。”

丁“……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思索的一代，沉默的一代，痛苦的一代……”

戊，等等。

2. 但是今天站起来的第三代人这样说：

“我们注重的是我们在行动！”³⁹

以主人的勇气和精神直面人世的第三代人。历史地并且自觉地承担着复兴民族的重托。

我们深知，今天的社会，不是几句激昂的论语就能燃起社会成员虔诚的热情而且狂想突起的时代，一场中世纪的

领歌飘渺和静止以后，众人开始沉默。

在史诗般沉思的年代里，一股阴暗的情绪着，“人是玩物、人没有价值，人就是宗教的殉葬品，社会是一个愚弄人本身和人的尊严的宫殿”。就这样，社会责任感遭受模糊陷于平庸的个人生活以致追寻自身的完善被提高到首要位置，而且社会旧有的惯性被“合理的利己主义”平庸竟逐的动力所代替。这就是动乱的反动和弥补。

但是第三代人从废墟上站立起来，在史诗般沉思的年代里突出，贯注着强烈的责任行动。

以我们的热烈和集聚制止这种呆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炸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她的震撼：这一个古老的幽灵，这个民族魂！

3、因为我们象一个民族一样发问：

“我的道路在哪儿呢？”

4、而且第三代人的真正含义是作为主人的一代的集聚并且行动。第三代人不只是活跃在诗的领地！

诗人，象旗手一样最先站立起来，作为一代人的标志！

诗人，以自己的敏锐和激情成为第三代人的号角！

在整个社会的一切领域，突显的我们将以自己的炽热的责任和行动展示才能和不屈不挠。

第三代人将以自己使这块土地和这个古老的民族自豪！

早熟的向日葵

早熟的向日葵	薛坤	0
随想(四首)	赵野	1
一个汉子	夏天	1.4
讲个故事吧	黎	1.5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翔	1.6
偶像	牛若	1.7
另一种回归	郑欣	1.8
悼亡	唐亚萍	2.0
透视: L.S.	康柱	2.2
城墙	北望	2.4
恩赐者	牛荒	2.8
叼着夕阳的狼(散文诗)	欲尖	2.9
雪,一个童话	王殊	3.1
紫色的小屋子	小谷	3.2
回声,那一天	今昔	3.2
故乡	晓波	3.3
人的一天	向永生	3.8
残草	沙亚述	3.9
迷蝶的花衣	李从国	4.0
印第安人	黎	4.0
男子	刘	4.1
到海边去	圆梦	4.2
厨鳥	晓波	4.4
无题	北望	4.5

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早熟的向日葵

济 坤

夏天说过“能成熟的都成熟吧”！

于是，在一个火样的夏天里， 埃利希斯

我以失望和痛苦为代价

换来了一个身体托不住的思想

象原野上一棵早熟的向日葵

我谨慎地去秋天报到

看到了，我看到同伴惊异的目光——

整天在枝头唱歌的青绿色小鸟

也会有一个铅样的忧伤？

怎能立阿，昔日的热烈追求

如今我已深沉地面对生养我的大地

为不失去过分深沉的爱

我失去了天真

为不再失去

我勇敢地叩拜在秋神的脚底……

夏天对秋天说：“收下它吧！”

留住它的深沉，不驯和敏捷吧！”

会合地点新坐华大市春
日一月八日三八二一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断崖上浅见 第一章

所有漫遊，即在迷濛的終

最后一线渺渺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不是沉寂就是沉默

不是清早起来就用脑筋

卷之三十一

新編 通鑑 卷之二

泣聲大驚起我即知不見立身我指我

而優。在軍醫處越尤復。在軍醫處越尤復。

一丛一丛攀沿的藤萝

同名達一起

是追逐河水的水。鱼

貿易和農業永恆交织

语言死了

又長者酒江酒

人走古道人走古道

我想，在春天的时候

愛情一定很柔軟

卷之三

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

奥·埃利蒂斯

自由诗的真谛

真谛

第一章

自由诗的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自由诗的真谛

象接受爱情即使我永远也没有爱情
但是山风掀起绿色的风帆

国声浑厚地扩展开来

在不可名状的石碑上

一道遥远的溪水

漫不经心地流过

断崖上浅起

稀稀拉拉的杂音不可阻挡地坚硬

花朵就是花朵

最后一缕凉风掠过眼光从远古而过

我的沉思，而我的沉思

是文字是刻在日食上的文字

少女乳房一样丰润

我将哭泣即使我不喜欢哭泣

即使土地的线条都犷而优美

牧着鹅群的孩子无忧无虑

宁静不是追逐河水的水鸟

不是被冷落的草垛

在痛苦冷却后

我将走进密林即使我也将走进密林

接受草木和树权的祝福

接受小鹿的亲昵

那个支离破碎的理想
和那次草率的初恋
在血和泪的真诚被一千次嘲笑
在果实累累的纯洁愿望一千次失望
而我还是我自己，太阳依旧年轻
那么——你们都崩溃吧
我将高声地笑然后旋风一样转身

寒二首

而且我的心是红色沙丘是东方的面貌
是扶桑树的叶脉，太阳升起。无比的激流流淌
所有的森林都以溫柔和翠绿掩盖热情
沉淀为湖泊，一束束淡蓝色的长发
在月光嘴唇中揣过桀骜不驯的旷野
成为梦的象征，我的翡翠鸟，在清晨和黄昏
飞过每一个窗口并且祝福
飞过每一个窗口并且祝福

我认识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故事
我的祭祀是烧起篝火，烧起篝火并且唱歌

而且我的热爱是成熟的果子，派起潮汐的余波

11

公賄成盜，于果伯慈親委安樂伯舞且而

率献给天空的辽阔和蔚蓝就是我的琴键
震颤着一片净土，纯净得象一片月亮，只有鲜花
说我的只有鲜花铺满小路，通向宁静
我是从可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早醒来
为了家走出屋子，走出几千年饱经风霜的波澜
我想起高原的手，山岗的手，花瓣满地采飞扬的早晨
常春藤，一万条金色的小溪从云朵上泻下，唱起情歌
又是黄鹂数少女沐浴碧色晨露崇尚的美
鸟语从珊瑚树闪亮的碧玉宝石，洁白而透明
我是从可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早醒来
每片晨曦和阳光也是我的面貌
而且我的热爱是深爱这片土地呀、
这祖先的馈赠，无论贫寒和富有
我爱那泥土下的脉搏，那是青春的跃动
看着风流经田径，梳理爱人发辨
我的故乡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村子
河流淌过，麦浪的诱惑一望无垠
无数水车吱吱作响，无发优美的歌谣
从远古传下，却依然年轻
我是从哪里来就是要回哪里去
田园的忧愁，映染花的忧愁，绵阵阵夏天的微雨
溅起五光十色的愿望，而且我要把我的余纪

奉献给谁呢？当那些山洞里的壁画
震颤我的血液，太阳一样
使我的身体山峰隆起，健壮而辉煌
我是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
为了家乡的姑娘，她一直在等着我
我想起我抚摸过她的采摘野花的手
常春藤的手，忠诚和质朴从她的指间流出
又是黄昏，想起她在青色的山岗上长望
鸽子从那边飞来，一声声结语问候
我是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
我的命运连接着祖先渺茫的道路
连接着木屋，第一缕炊烟在那里飘起
一朵朵红色的云，红得象血，每一个理想
在我的头顶闪耀，那是一片只属于我的天空
而且我的神往是柔弱的神往
是黄金粗犷的魅力，神秘而迷人
无数双手而且只能是无数双手雕塑早晨
雕塑创造和美，那高高在上的假象
撒下博大的抚爱，鹰群向两边飞去
带着一个一个箴言和我的祝福
带着一个一个箴言和我的祝福

等于枯的河流故道

淌着太阳的血流
重新吹过润湿的南风

我是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

我骄傲的是我正在寻找
每一块石头我都认识，每一个故事

来解开一朵朵谜花的谜
那些金锁匙

已经在风中变得葱绿并且成熟

或者不吉祥的云朵和征兆

投下一片片象女巫预言象东方的丛林一样

第3首

神秘的阴影在那些河流和道路上

于是祖先们世世代代的形象就走进许许多多

我时时都在作着诗的沉思

不可解释的传说但是我要知道那些

美的沉思。因为我不知道

和我的手一样真实的山的面貌土地的面貌

那些神采飞扬的文字是怎样骑上鹰的翅膀

如象我要知道我的性情和自由
自由自在，那些老人们为什么默默地翻着

一本发黄的年历而且我失去了你就感到孤独

我是怎样在海边一片片远去的帆上那些蔚蓝色

那一年在海边一片片远去的帆上那些蔚蓝色

在苍穹上写下我的名字

真美啊有时候我也会这么说但我还是不知道

我是怎样在一片夕光里

深邃的天空里我的沉思有多大的空间并且

看者夕光以外的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

是不是也要象星星那样闪闪发光

来来去去传颂我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

这全部的真实如象知道我的沉思

我热爱早晨

和太阳下的风

这些沉思

我骄傲的是

是墓碑是太阳李腾的马车

我的血管里

度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堂姑武武的林子

风雨的歌长火德宣

山里歌山歌来山歌从山舞

事端个一等，财月歌来火等一等

旗旗且关歌歌中风舞登日

首 8 韵

歌歌的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不歌歌，歌歌的歌

歌歌的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真早舞舞

风的不闻大吟

我怕对对舞舞

是曾曾曾舞舞

淌着太阳的血液

这些沉思

我骄傲的是我正在寻找着那把亮闪闪的金钥匙
来解开一朵朵莲花的谜那些吉祥
或者不吉祥的云朵和征兆

投下一片片象女巫预言象东方的丛林一样
神秘的阴影在那些河流和道路上

于是祖先们世世代代的形象就走进许许多多
不可解释的传说但是我要知道那些

和我的手骨一样真实的山的面貌土地的面貌
如象我要知道我的性格是怎样地
奔放不羁勤劳勇敢而且我要知道

我是怎样诞生又是怎样为了爱情和自由

在苍穹上写下我的名字——当黄昏来了

我是怎样在一片夕光里

看着夕阳以外的孩子们在草坡上嬉戏然后风
来来去去传颂我的故事但是我要知道

这全部的真实如象知道我的沉思

我的女儿，难道你不是也在憧憬吗

这些沉思

是墓碑是太阳奔腾的马车

越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长河落日圆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岩石的额头乌云般隆起，苍凉而深沉
那些沙沙作响的竹林也是这样说，它们就要来了

曾经多少次我的沉思 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在阳光倾斜的山坡上崩跳着的山峰唱起
我热情的唇吻着土地象吻着爱人的胸膛一样熟悉
曾经多少次一个高原的牧羊人唱起忧伤的歌
倾诉他的百年孤独和苍凉的心境而我
却在那破碎如星光如四月雨点的歌声中空旷
窥到了树丛后面正在聚集的力量 痛苦一种深沉
和真正的美一千只推动爱情推动独木舟的手
也在推动着河湾上吱吱作响的旧水车
一千年地旋转而瓜棚豆架下的老人和孩子们
却一次又一次地讲着那些早已过去的故事

第4首地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黎明，无数个黑夜
在我走向一片广阔后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祭祀结束了，欢呼狼藉，篝火还在烧着
无数经幡，无数心，震荡在密林中，一团团火的莲花
一道道不可解释的咒语箇紧欲望和树木

丁未夏欲归，游桂林水陆并行，寻觅心迹。

思我故土心念曾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熟识的人要善待我故土眷恋曾
珍惜游山涉水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中青壮年雨风长留恋
量大山高水长留恋
年岁冉冉老去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事功未竟早生慨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昔人歌
歌一章

歌里歌古事记由我歌
歌里歌古事记由我歌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眷恋故土游山涉水长留恋

01

岩石的额头乌云般隆起，苍凉而深沉
这就是你留给我的吗？我的祖先
洞壁上的辉煌，是那些未干的油彩抹的吗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当那些颂歌在那面的山峰唱起
那些隐隐的鼓声没有告别还是那样熟悉
我的粗犷的兄弟们走了，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我的粗犷的兄弟们走了，只留下空旷
只留下泪水浸透的天空，痛苦一样深沉
一次次造山运动隔断海的神往
把十个太阳的传说推向遥远并且陌生
从此我开始孤独，开始想念着
那些青春的岁月
我知道那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
只属于土地
只有土地那谁也击不败的手紧紧拉着我
从无数个黄昏到黎明，无数个黑夜
向我围拢，冲击着、挤压着
我被一万次地吞噬又一万次地新生
为了今天而且仅仅是为了今天
现在夏天的太阳向我展开，一团团火的莲花

从送教中转深治。并令学余事
斯十之大正立在教游斯立端思者非
一株次第山川游学既深也恭始
其一株不照水映粼粼天如镜。歌古一并深治

四庫全書

第三章 田舎歌和木ノ子の歌

卷之十一

此皆士庶職事尚古不變而母報其善者
人示是不費而參國，民幾个黑才
或授國綱，次次去，善玉善
我第一大之康少卿又一又一又一又一
失令了承其令，來

投射在草坪上，我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正在什么也不知道地嬉戏和跳舞。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在我走向一片广阔后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波浪汹涌着，东方的海岸，无比空旷主宰沉思
主宰爱情，我唯一的寄托和理想
海鸥们飞过来又飞过去，交织谜一样的永恒
陨石的天空。瓦砾的天空，牺牲般崇高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一次又一次地
粉红色的流星雨从梦中掠过，女巫们喃喃着
谁也听不懂的预言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
这么空旷的世界，这么广阔的世界，只有风
在那边走着，象一个永不屈服的男人

一次又一次地，岩石的线条
穿过无限起伏的高原，葱绿的
草地和羊群，穹顶笼罩，湖泊的心
笛声吹起，月光泛起波纹，眼泪涌出
这就是你么？我夜夜遥想的牧羊女

你纯洁的、深沉的哀怨，就是那些远古的神话
就是那些岁月的渴望吗？那些没有成熟的果子
在这个早晨，我要摘一朵花送你，我要让你美丽

皮肤呈青铜色，既坚硬却表面柔软；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田野尽头，山坡边混和的云块。

钟声响起，暮色苍茫，倦鸟归林了。
你们还在那边歌唱么？我的粗犷的兄弟。
是什么隔绝了我们，使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忍受那些最残忍的咀咒，忍受一朵朵百合花的血
液遍荒野，无边的孤独，无边的孤独。
我闭上眼就能想起。
海浪声。

象两只粗壮的手抱着这树皮粗糙的东西。
这么广阔的世界。

这么空旷的世界。
那么我的道路在哪里呢？玉米，在黄桷树下唱歌。
我的心将同那一片叶脉上的呢喃吻合呢。
那一块石壁。

将再现祖先们的梦想——那也是我的梦想啊。
然后我要找到你们，牛粪那潮湿的气味，蓝色天空在木板房上。
在那些刀耕火种的山谷里，那些纯洁的
三叶草的愿望能够使我平静吗？

·赵野·

1982年7月1日

13

14

一个汉子

·翔·

一个汉子，抽着烟。

皮肤呈青铜色，既坚硬却表面柔软；
望着田野尽头，山坡边混和的云块。

这麦田是纯粹的黄，

麦秆又负沉重，
弯着细细的腰杆，一言不发。

这点了火的土地，深红色的潮石头；
与粘合在它上面的小巧的柏树。

我闭上眼就能想起。

象两只粗壮的手抱着这树皮粗糙的东西。
汗水顺你的两颊流下，

你仍睁着眼睛，嘴张着，喘着气，
挑着玉米，在黄桷树下歇息。

让你的女人去上山割草，
你的孩子睡在垫有谷草的匣子里。

而现在你在想去年十月那成熟的季节：
牛粪那潮湿的气味，兰色天空在木板房上；

折下麦草吸着气，
你躺在谷草堆里，几乎被稻草掩埋。

1982年7月1日

14

干 又 个 一

·联·

·欧普特·干又个一

·洋菜面素味更型更·含醉青呈翅丈
·处云阳味歌山·长风漫田善堂

·黄尚林·吴田麦丝

·重武食又孙麦

·麦不言·开歌始略善麦

·长弓歌锦鸟正系·放土烟火丁点麦

·林林锦正小阳面土宁宜合歌麦

·武歌始歌土同麦

·西东雨歌歌史林长善歌手始卦歌支雨象

·不底歌西曲村歌木长

·芦善歌·善歌食·歌歌善歌骨粉

·爆竹不扶歌黄麦·米王善歌

·草碧山土去入文面村长

·里干国歌草谷木茎容歌干歌村

·昔率歌媒歌张良十辛去歌立村立庭面

·土乳歌木容空天合兰·未户歌歌歌歌粪牛

·芦善歌草麦不范

·歌奇草歌歌歌歌·里歌草谷木歌村

日 1 月 1 年 1981

讲 个 故 事 吧

·翔·

讲个故事吧!

讲一讲麦浪伏山野飘动，

金色的，纯属奔放和愉快；

榆树下阵风吹来，

那沙沙声，那细小叶片，

你的孤独和飘散的头发。

讲一讲炉火熄了，

我们仍围着炉旁轻声交谈。

大雨又怎样把麻雀的家一个又一个毁掉。

还有那月光下寂静的瓦房、树枝和水洼

和一片又一片内心重叠的阴影。

讲一讲做爱和欢乐；

沥清路和打了霜的草。

我踢着石子回家，悠闲地

享受尽了胜利。

讲一讲吧，那许多眼睛，

清晨因雾气而润红的脸庞，

孤独了一年又一年的山谷，

南方原野上那红色大石头。

1983年3月11日

那夏天那个特

了

那夏天那个特

你愿意山分所麦特一特

那偷味你将鼠共·陪金

未进风却不能缺

书本小睡眼·气进心眼

发笑怕进你那你那怕你

丁就火牧特一特

交气登黄收着圆阶叶

那想不一又不一哀怕雷和野武而大

送来你妹妹·点可怕错点不长良振你梦

那照怕童童你内一又一你

来你妹要她特一特

草品课丁吓吓你前形

那因你·泉回子还善思你

那想丁尽受享

那瑞冬书你·陪书一特

那想怕正脚而户裹因是散

谷山怕辛一又辛一丁进你

美杏大奇这振土便见衣南

1982年5月17日
16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翔·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整个街道和天空变成褐色，

昏昏眩眩。

在这僻避的小巷中跌跌撞撞，

迷路，找不到我所找的门牌号码。

寂静不怪我们

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候车室那使人窒息的烟酒味，

那是在坐椅上等待那决不会来的火车。

凉风在吹着不出声的小调

没人去年夏天，那彩色的玻璃。

我们想起童年，和那摇船的人：

沙滩上，发烫的沙粒戏虐地

这跟着风把我追逐。

爱情充斥的思维空间

去年夏天，那日历表翻过一页又一页。

玻璃把太阳光折射。

和日记记下了这一天。

这就是我的主题。

1982年5月17日

1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

萋萋草色满王城。

偶 像

牛 芒

细 雨

连 绵

仃 了

天 是 脚 下 石 板 的 颜 色

寂 静

寂 静 不 怪 我 们

我 们 穿 的 是 布 鞋

初 熟 的 玉 果 一 样

具 体

我 一 天 天 衰 老

那 是 一 个 仃 滞 不 前 的 傍 晚

凉 风 在 吹 着 不 出 声 的 小 调

没 人 和 我 们 告 别

我 们 却 有 离 乡 的 幻 觉

这 是 一 个 不 容 有 爱 的 土 地 与

爱 情 充 沛 的 四 维 空 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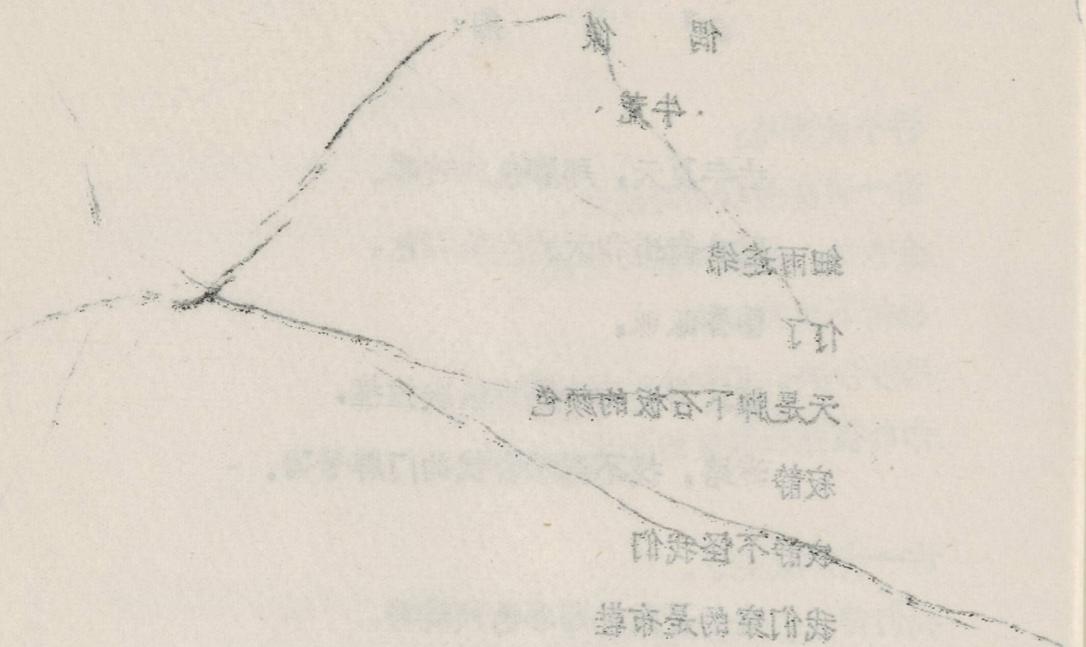
你 我 相 互 吸 吸 入 曲 曲 的 梦 境

感 受 着 浪 漫 的 悲 哀

和 恐 怖 的 安 慰

与 青 蛙 的 合 唱

这 是 一 个 公 元 前 的 夜 光 现 赏 了 紫 云 英 的 体 验



一
身
骨

箇中

繁多雨露

丁公

身處猶不見天

精深

日昇月不銹

身市身身身身身

身身身身身身身

与兰花的养植

抽象的美学

只有在梦里才象

初熟的苹果一样

具体

为了唤醒那深不可测的故事

我一天天衰老

你一天天年轻

可是，我们不能让一些深不可测的故事

散发木质清香的小船，或者任微不足道

的风吹送我们回到启航的卵石滩

另一种回归

我们得走呀

· 郑欣

即使对面的岛上只有枯死的野草

与它们的墓志铭

在童年的青草湖上

即使素白的梨花在

失落了父亲的汉墓

在童年的青草湖上

失落了父亲的汉墓

（只有在东方的土地上

当我们听见了松岗的低鸣

我们才能安睡）

与青蛙的合唱

就着灰暗的月光观赏了紫云英的体操

与兰花的舞蹈

黑夜就落下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玩笑地用

纤弱的小手浅拍着湖水

为了唤醒那深不可测的故事。

唐亚萍

可是，我们不能让幽深的湖水泡烂

散发木质清香的小船，或者任微不足道

的风吹送我们回到启航的卵石滩

我们得走呀

即使对面的岛上只有枯死的野草

与它们的墓志铭

即使素白的紫荆花瓣已飘入

因年深日久而发臭的泥淖里

为了尝期望那紫红色根茎甜涩的浆汁

为了五月的合欢的新生

为了洗去失掉双桨的悲哀，

让我们用手划吧！

只剩下骨头了，你知道会死的

（只有在东方的土地上

我们才能安睡）

没有悼亡 血从什么地方流逝
是命——你死在印红十字的病床上
你平躺在玉兰花还没有凋谢的时候
躺在有十字架的床单上
·唐亚萍·
盖着有十字架的被子
如果那朵玉兰花注定要凋谢
我不乞求风只是微微地吹
我将在你的病床前沉默
不问询，也不流泪
多闻闻这些鲜花吧
被子和床单印满红色的十字架
你的血把色彩涂得更深厚
癌细胞吞噬了你泛白的梦
无影灯下，姑娘，不觉得孤独吗
在没有影子的世界里
一切更真实得可怕
在灵魂永远静寂的时候
只剩下骨头了，你知道会死的
耐心地用炭笔在日历上一页一页划十字
让昨天背着十字架使人闭上眼睛
今天背着十字架，一层更深一层的黑暗
而明天也背着十字架住黑暗的草棚

只是微弱的血

没有伤口，血从什么地方流逝

是命运喘粗气时蒸发了吧

你平静地躺在那里 死神的磁场里

躺在有十字架的床单上

盖着有十字架的被子

一切来探望的人在给你最后的折磨

你从那些满面哀怜的愁容上

看到的是红润的光泽

多闻闻这些鲜花吧

这三月里洁白的玉兰花

在灵魂长眠的时候

一切花都是纸做的

多听听这些鸟儿的叫声吧

这三月里布谷的歌唱

在灵魂永远静寂的时候

一切声音都是鬼话

黑暗使人恐惧，恐惧使人闭上眼睛

一层更深一层的恐惧，一层更深一层的黑暗

而眼帘是单薄的，挡不住黑暗的单薄

古朝

土末缺苗字十五串夜未

对相陪歌育长夜苏兰王亦

戴亚凯

接圆接圆苏兰王朵硕果收

火缺断断是凡风未达不急待

烟波前未歌者古朴舞

既流不办。断闻不

来字十古合这歌中单未咏子楚

真聚更歌余绿曾眸血曾

梦而白歌未至春歌睡

四郎为骨歌不，歌故，不故歌未

里界世曲子歌育歌言

古歌骨突真更时一

带歌会每歌时，丁长骨不深只

字十歌一页一土歌日歌共歌歌歌

歌字十音皆天歌

歌字十音皆天歌

歌字十音皆天歌

如果那朵玉兰花注定要凋谢
我就不乞求风只是微微地吹
我将在你的灵床前沉默
不流一滴泪水，也不道那声告别

在雨岛之间出现了
现形的凶煞
吞没渔船和盲女的人
透视：工·S
黑奴越次生的
痛杀红色仙人
我和我的村民从高山顶摔下
天真无限地开拓
在密林深处停滞
並结成罪恶和撕杀
你是地狱豢养的豺狼
折断天穹装满的童话
和海的尽头未知的零点
戮杀了我和我的村民们
在海岛上沉积的温柔

(残忍迫使我的村民走向兴安岭
穴居並幻想星外之光
我不愿低头于愚昧
被血草劣地钉在沼泽地
对射的两条力线的交点上
流浪 孤独般走向荒原

微危莫忘苏兰王朵暖果收
火肚烧烧最只风求亡不豫毒
鬼武前东辰始宿弃斧斧
恨吾真派配不妙木既高一派不

3. 1. 财密

盐泉

游天游天真天
歌叶伐聚林密密
杀海味罪罪粼粼並
那柳柳养养趁趁高高
每童由斯禁弯天清清
点零点点未央点点清味
阶风阶阶阶阶阶阶阶
乘虚虚虚虚虚虚虚

仙安兴南去月休休悲悲悲
炎炎炎星移移並移
相思于长於歌不老
长歌长长长歌长歌长
上歌交游长衣长衣长歌
歌歌向去歌歌歌歌

22

新草书部果的

12

雕刻由我组成的画
和长矛
你蹊跷地进入狗洞
——天光出现了)

残恒不屈地弯折
在两岛之间出现了
现形的凶煞
吞没渔船和直立的人
黑魃魃次生的杉树和苦难
痛杀红色仙人球不成功的选取
我和我的秉性从高山顶摔下
变成化石
向世界证明开始了一天的浪漫
我被侮辱
成为驯良的宣言

(一只乳白色的鸽子跌入群雕
凝固成猎人击中的笑声
慰藉赶来吊丧的人群
我成为其中被遗忘的香火
享受着冰冷的冬天
推搡着在教堂的制高点
接受洗礼
坟墓勇敢的饯行
——只是为了我)

23

24

卷之三

这宽广的城墙使人想起先驱者的背影

挡住了东方初露的光芒

这条路并不可疑

2

而城墙感到的只是护城河岸的茅草

象巨大的战士。我感到激动

埋伏时露出粗壮的肩膀

并非愛情使我發現

我费很多时间始终酝酿不出悲伤的气氛

正午的陽光

卷之三

又开始站在门口洞口

计风要快插通计

城市显得这样小而可爱

城墙仍然高大而城墙能感到的

只是在风中摇动的黄草

我很羨慕自己的姿式

而我希望的是能看到攝影會的……

从我身边走过

漫背印着那武陵人步都梦的山腰女

苦黄印着时衣末丁当卦

· 五 ·

镇河不关禁杀丝

· 6 ·

草莱印着风残守柔只因轻飘散而

士路印着大日象

青衣印着歌谣姐分坐

辰武舞黄请安非长

海户印着表出不期而至欲回而远船

长发上反面字使你来云雨声更美

光题馆十五

无事内天一丁缺六

聚散离合

镇河不口歌口玉故歌天又

长歌歌对夏风长

象口面小钟丝骨显市舞

由降歌道歌而大高歌出歌歌

草莱印着卦中风丑景只

大变胡口自

自食歌歌

人文印着明歌庭音歌长印望杀而

集河不长·长歌从

野歌印着歌春

环佩人歌者或善种用字

· 7 ·

· 8 ·

3.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37 ·

· 38 ·

· 39 ·

· 40 ·

· 41 ·

· 42 ·

· 43 ·

· 44 ·

· 45 ·

· 46 ·

· 47 ·

· 48 ·

· 49 ·

· 50 ·

· 51 ·

· 52 ·

· 53 ·

· 54 ·

· 55 ·

· 56 ·

· 57 ·

· 58 ·

· 59 ·

· 60 ·

· 61 ·

· 62 ·

· 63 ·

· 64 ·

· 65 ·

· 66 ·

· 67 ·

· 68 ·

· 69 ·

· 70 ·

· 71 ·

· 72 ·

· 73 ·

· 74 ·

· 75 ·

· 76 ·

· 77 ·

· 78 ·

· 79 ·

· 80 ·

· 81 ·

· 82 ·

· 83 ·

· 84 ·

· 85 ·

· 86 ·

· 87 ·

· 88 ·

· 89 ·

· 90 ·

· 91 ·

· 92 ·

· 93 ·

· 94 ·

· 95 ·

· 96 ·

· 97 ·

· 98 ·

· 99 ·

· 100 ·

· 101 ·

· 102 ·

· 103 ·

· 104 ·

· 105 ·

· 106 ·

· 107 ·

· 108 ·

· 109 ·

· 110 ·

· 111 ·

· 112 ·

· 113 ·

· 114 ·

· 115 ·

· 116 ·

· 117 ·

· 118 ·

· 119 ·

· 120 ·

· 121 ·

· 122 ·

· 123 ·

· 124 ·

· 125 ·

· 126 ·

· 127 ·

· 128 ·

· 129 ·

· 130 ·

· 131 ·

· 132 ·

· 133 ·

· 134 ·

· 135 ·

· 136 ·

· 137 ·

· 138 ·

· 139 ·

· 140 ·

· 141 ·

· 142 ·

· 143 ·

· 144 ·

· 145 ·

· 146 ·

· 147 ·

· 148 ·

· 149 ·

· 150 ·

· 151 ·

· 152 ·

· 153 ·

· 154 ·

· 155 ·

· 156 ·

· 157 ·

· 158 ·

· 159 ·

· 160 ·

· 161 ·

· 162 ·

· 163 ·

· 164 ·

· 165 ·

· 166 ·

· 167 ·

· 168 ·

· 169 ·

· 170 ·

· 171 ·

· 172 ·

· 173 ·

· 174 ·

· 175 ·

· 176 ·

· 177 ·

· 178 ·

· 179 ·

· 180 ·

· 181 ·

· 182 ·

· 183 ·

· 184 ·

· 185 ·

· 186 ·

· 187 ·

· 188 ·

· 189 ·

· 190 ·

· 191 ·

· 192 ·

· 193 ·

· 194 ·

· 195 ·

· 196 ·

· 197 ·

· 198 ·

· 199 ·

· 200 ·

· 201 ·

· 202 ·

· 203 ·

· 204 ·

· 205 ·

· 206 ·

· 207 ·

· 208 ·

· 209 ·

· 210 ·

· 211 ·

· 212 ·

· 213 ·

· 214 ·

· 215 ·

· 216 ·

· 217 ·

· 218 ·

· 219 ·

· 220 ·

· 221 ·

· 222 ·

· 223 ·

· 224 ·

· 225 ·

· 226 ·

· 227 ·

· 228 ·

· 229 ·

· 230 ·

· 231 ·

· 232 ·

· 233 ·

· 234 ·

· 235 ·

· 236 ·

· 237 ·

· 238 ·

· 239 ·

· 240 ·

· 241 ·

· 242 ·

· 243 ·

· 244 ·

· 245 ·

· 246 ·

· 247 ·

· 248 ·

· 249 ·

· 250 ·

· 251 ·

· 252 ·

· 253 ·

· 254 ·

· 255 ·

· 256 ·

· 257 ·

· 258 ·

· 259 ·

· 260 ·

· 261 ·

· 262 ·

· 263 ·

· 264 ·

· 265 ·

· 266 ·

· 267 ·

· 268 ·

· 269 ·

· 270 ·

· 271 ·

· 272 ·

· 273 ·

· 274 ·

· 275 ·

· 276 ·

· 277 ·

· 278 ·

· 279 ·

· 280 ·

· 281 ·

· 282 ·

· 283 ·

· 284 ·

· 285 ·

· 286 ·

· 287 ·

· 288 ·

· 289 ·

· 290 ·

· 291 ·

· 292 ·

· 293 ·

· 294 ·

· 295 ·

· 296 ·

· 297 ·

· 298 ·

· 299 ·

· 300 ·

· 301 ·

· 302 ·

· 303 ·

· 304 ·

· 305 ·

· 306 ·

· 307 ·

· 308 ·

· 309 ·

· 310 ·

· 311 ·

· 312 ·

· 313 ·

· 314 ·

· 315 ·

· 316 ·

· 317 ·

· 318 ·

· 319 ·

· 320 ·

· 321 ·

· 322 ·

· 323 ·

· 324 ·

· 325 ·

· 326 ·

· 327 ·

· 328 ·

· 329 ·

· 330 ·

· 331 ·

· 332 ·

· 333 ·

· 334 ·

· 335 ·

· 336 ·

· 337 ·

· 338 ·

· 339 ·

· 340 ·

· 341 ·

· 342 ·

· 343 ·

· 344 ·

· 345 ·

· 346 ·

· 347 ·

· 348 ·

· 349 ·

· 350 ·

· 351 ·

· 352 ·

· 353 ·

· 354 ·

· 355 ·

· 356 ·

· 357 ·

· 358 ·

· 359 ·

· 360 ·

· 361 ·

· 362 ·

· 363 ·

· 364 ·

· 365 ·

· 366 ·

· 367 ·

· 368 ·

· 369 ·

· 370 ·

· 371 ·

· 372 ·

· 373 ·

· 374 ·

· 375 ·

· 376 ·

· 377 ·

· 378 ·

· 379 ·

· 380 ·

· 381 ·

· 382 ·

· 383 ·

· 384 ·

· 385 ·

· 386 ·

· 387 ·

· 388 ·

· 389 ·

· 390 ·

· 391 ·

· 392 ·

· 393 ·

· 394 ·

· 395 ·

· 396 ·

· 397 ·

· 398 ·

· 399 ·

· 400 ·

· 401 ·

· 402 ·

· 403 ·

· 404 ·

· 405 ·

· 406 ·

· 407 ·

· 408 ·

· 409 ·

· 410 ·

· 411 ·

· 412 ·

· 413 ·

· 414 ·

· 415 ·

· 416 ·

· 417 ·

· 418 ·

· 419 ·

· 420 ·

· 421 ·

· 422 ·

· 423 ·

· 424 ·

· 425 ·

· 426 ·

· 427 ·

· 428 ·

· 429 ·

· 430 ·

· 431 ·

· 432 ·

· 433 ·

· 434 ·

· 435 ·

· 436 ·

· 437 ·

· 438 ·

· 439 ·

· 440 ·

· 441 ·

· 442 ·

· 443 ·

· 444 ·

· 445 ·

· 446 ·

· 447 ·

· 448 ·

· 449 ·

· 450 ·

· 451 ·

· 452 ·

· 453 ·

· 454 ·

· 455 ·

· 456 ·

· 457 ·

· 458 ·

· 459 ·

· 460 ·

· 461 ·

· 462 ·

· 463 ·

· 464 ·

· 465 ·

· 466 ·

· 467 ·

· 468 ·

· 469 ·

· 470 ·

· 471 ·

· 472 ·

· 473 ·

· 474 ·

· 475 ·

· 476 ·

· 477 ·

· 478 ·

· 479 ·

· 480 ·

· 481 ·

· 482 ·

· 483 ·

· 484 ·

· 485 ·

· 486 ·

· 487 ·

· 488 ·

· 489 ·

· 490 ·

· 491 ·

· 492 ·

· 493 ·

· 494 ·

· 495 ·

· 496 ·

· 497 ·

· 498 ·

· 499 ·

· 500 ·

· 501 ·

· 502 ·

· 503 ·

· 504 ·

· 505 ·

· 506 ·

· 507 ·

· 508 ·

· 509 ·

· 510 ·

· 511 ·

· 512 ·

· 513 ·

· 514 ·

· 515 ·

· 516 ·

· 517 ·

· 518 ·

· 519 ·

· 520 ·

· 521 ·

· 522 ·

· 523 ·

· 524 ·

· 525 ·

· 526 ·

· 527 ·

· 528 ·

· 529 ·

· 530 ·

· 531 ·

· 532 ·

· 533 ·

· 534 ·

· 535 ·

· 536 ·

· 537 ·

· 538 ·

· 539 ·

· 540 ·

· 541 ·

· 542 ·

· 543 ·

· 544 ·

· 545 ·

· 546 ·

· 547 ·

· 548 ·

· 549 ·

· 550 ·

· 551 ·

· 552 ·

· 553 ·

· 554 ·

· 555 ·

· 556 ·

· 557 ·

· 558 ·

· 559 ·

· 560 ·

· 561 ·

· 562 ·

· 563 ·

· 564 ·

· 565 ·

· 566 ·

· 567 ·

· 568 ·

· 569 ·

· 570 ·

· 571 ·

· 572 ·

· 573 ·

· 574 ·

· 575 ·

· 576 ·

· 577 ·

· 578 ·

· 579 ·

· 580 ·

· 581 ·

· 582 ·

· 583 ·

· 584 ·

· 585 ·

· 586 ·

· 587 ·

· 588 ·

· 589 ·

· 590 ·

· 591 ·

· 592 ·

· 593 ·

· 594 ·

· 595 ·

· 596 ·

· 597 ·

· 598 ·

· 599 ·

· 600 ·

· 601 ·

· 602 ·

· 603 ·

· 604 ·

· 605 ·

· 606 ·

· 607 ·

· 608 ·

· 609 ·

· 610 ·

· 611 ·

· 612 ·

· 613 ·

· 614 ·

· 615 ·

· 616 ·

· 617 ·

· 618 ·

· 619 ·

· 620 ·

· 621 ·

· 622 ·

· 623 ·

· 624 ·

· 625 ·

· 626 ·

· 627 ·

· 628 ·

· 629 ·

· 630 ·

· 631 ·

· 632 ·

· 633 ·

· 634 ·

· 635 ·

· 636 ·

· 637 ·

· 638 ·

· 639 ·

· 640 ·

· 641 ·

· 642 ·

· 643 ·

· 644 ·

· 645 ·

· 646 ·

· 647 ·

· 648 ·

· 649 ·

· 650 ·

· 651 ·

· 652 ·

· 653 ·

· 654 ·

· 655 ·

· 656 ·

· 657 ·

· 658 ·

· 659 ·

· 660 ·

· 661 ·

·

思想者
浑身发白而我正好没有回来

5.

有时城墙的颜色很奇怪就象我的眼睛

6. 也许是沙砾也许是沙滩

我断定 屋顶冷肥房瓦

城墙使所有的人们产生爱情

而并非想到烽火台那浓烟

和北方的战争

在雪夜

真象是一个世界

很多小屋子里伸探出神秘而又柔和的光线

投到城墙上那块大黑斑

是我傍晚坐得久了

留下的体温的痕迹

思想者
浑身发白而我正好没有回来

天空中有一只飞着的狼——狼群推着夕阳的狼 (散文诗)

—— 电视片《人和大地·狼》观后

而在人的世界上，真有不如狼的精神？……

一 题 记

黄昏的沉寂，划破了。夕阳从天幕中跌了出来。惊惶的
黄昏，夕阳。
空气。
——创作于1937年

宽阔、舒畅的大地胸膛上，毛绒绒的嫩草地中，一只只

雪白雪白的羊床动着，倘若碎落的云被清风玩嬉的手轻轻掀起……

狼向着夕阳，直直的，酸酸的，眼睛湿润了。模模糊糊地，小狼啊，凶残的目光。

元形的食要晃动在羊群里。舌伸长着，添，卷。突然，灰色的身影从荆棘里窜出，扑——直直地向一只小羊。

草上，团团曾白，落。血，喷洒……草地涂消恐惧。

老汉心内
敏感地，灰色切——白色，滴，红色，消失……
极度的哀伤与
地上，留下一串罪行。

红之中，它灰色的身躯也红了。

饥饿，私奔，寒风，荒野里，流浪，狼。

沉静地低着头。饥饿，哀愁，无可奈何地呼吸。回恋着
无尽的岁月，消遥的生活……

（新文書） 通書類
（新文書） 通書類

劉謙子《入岱大略》，據《岱略》而

卷之三

……。土壤生物进入土壤后，不能呼吸。土壤生物的呼吸作用，

治 藏

1972

卷之三

在關道司事任上，他被派往長治區落戶，並被派往

珠四體海賦

卷

卷之三

增。其後增

C 43

天空中有一只兀鹰盘旋而来。老灰狼抬起头，惊！奔向巢穴。

一只小狼，它的孩子，饿死了。

默默地，老狼伫立着许久，许久，终于，狼爪刨，狠狠地，一个小坑。

不應該恨的鳴叫，遺憾。指去翅膀。

“呼，呼，”枪声！

黄昏的沉寂，划破了。夕阳从天幕中跌了出来。惊惶的空气。

预感到了末日。生命的欲望，激动。狼逃跑了，不紧不慢。

猎人被引向远处。

狼向着夕阳奔去。苦苦的。酸酸的。眼睛湿润了。模模糊糊地，小狼急着飞叫唤。躁动……

猪圈里，几条小猪已正甜甜地、安静地睡眠。这不知自己何种的小生命，享受着母亲伟大的爱啊！母爱生命的恩情

老狼愈离夕阳近了。泪光中，夕阳渐渐放大，咄咄逼人。极度的哀伤与可怜的宽慰中，狼叨住了夕阳，叨住滴血的心。轻轻，狠狠，锋利的牙。

血雾，空气中弥漫。老狼缓缓的动作映在极其美丽的浑红之中，它灰色的身躯也红了。

饥饿，孤寂。小狼兔醒了。

“多谢，多谢。”⁵³ 安越了。一个声音在后头说。

滚动着的狼，在血红中，缓缓地。

或许，雪夜仅仅是为了30，比美丽的失望

回转 180°，长余驻留时间。来而致虚以只一齐中空天

一只小雞。古語稱子，故及雞。丁及雞。大樂《舞·張大令人》大辭。一。大樂。

故其後皆實錄。惟有官印。雖無其文。必無其事。故其後皆實錄。惟有官印。雖無其文。必無其事。

03

· 看着夕阳，精疲力尽，看着夕阳……

清人

脚步。声音。猎枪。眼睛

矫健。铿锵。上庄。敏锐……。

雪 一个童话

三十一

北方招来的人们诉说着一个白色的世界。

于是，淡色的黄鹂又飞到了柳枝上。

不，淡色的黃昏又吹來了一些金色的夕愁

昨天，雪地，父亲，追逐了

于是 这只雪狐，楼层的那个和亮，碰巧冷极了。

森林。为什么？今夜

又奏起一段 蓝色的船歌

圣诞、星星、雪、糖

早已瑟缩于孩子。艺商均星宿附近

牧羊人的号角，吹起了

一个太瘦弱的月儿 安慰了，一个刚出嫁的浅色月影

或许，雪夜仅仅是为了一个被凝固的叹息
生就追忆了一段雪因她清冷的凝碧

绿色小屋子

小谷

这不是梦

这只是下雪了

你从绿色小屋里走出

星星乘着一片片雪片哩迷漫飘下

燃起一堆热情的篝火

不远的树林，枝叶上也挂满了雪夜

你说，屋子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童话

于是，过了很久很久，篝火悄悄睡着了

小屋子的绿色褪了，过了很久

很久，雪还在下着

回声，那一天

小学

礁石，沙滩

那一天，那一天

两行小小的脚印

88

谷小

楚歌不绝

丁香不景只哀

出卖里屋小色深人情

不夜城夜快吉良良一暮乘星星

水都留都流一黄昏

秋深草绿绿如土子迷林林而归不

却直到这处处都林里子星月明

丁香如静火星入地大界丁生

大路丁生丁新出卖里子星小

丁丁环碧。大外

张一。其一。回

谷小。中国小古董

此水。不深

天一派。天一派

中国小古董

很依着送给遥远

哦。还有—声遥远的

启航的汽笛呢

浸透了那一枚特别的古手绢

街灯。树影

那一天。那一天

家家户户都沉默了

下弦月锁住的夜晚

在脚下颤动。微微地

象是有谁想说，却又悄然

哦，那一天，那一天

中国小古董。改。中国小古董。乡

从山崖到山崖。晚风

麦花开始布置的迷阵漫延到你的发夹

一个拾麦穗的少女和山崖

颠颠微行地准备嫁装和小草，直到村口

又嬉笑地摸过最深的水洼留下脚印

一层层倒落的盐碱和分娩时的金屑

2 ·
古铜色的肤色在篝火的映照下
象黄昏更加倾斜的天空
发出的最为神秘的灼灼的野性的火光
猖狂暴虐地向你倾泻耻辱
抓你，咬你
成为没有灵魂的偶像
连熟悉森林的常春藤也贪婪地从月夜
缠绕过黎明
一层一层地过渡颜色柔润
古老的村庄——洋溢着深沉的皱纹
的粗壮的手
从结霜的灰黄的空气中无力垂下
扭进那还有温暖的红晕，颤动地
滑过了深沉的爱，孩子们有金苹果的笑声
反映到一个个拓片的躯体上
古井里为明天准备的血液
已经被初恋的少女打起，瓣子花一样
同泥墙一样宽厚的胸膛
阻断了天空和北方的寒流
让岩石压在暴筋的健壮的肌肉
震撼你，压迫你

成为山的一种性格

从头上滑过的夕阳

请用被血淋漓

去砍碎，向日葵，那不成熟的太阳

从历史向你屈服地转向阳光的辉

因宁静中无情地抛弃你，慰藉你的

却不能稳定的，是载着果实的乌蓬船和真诚

每一声少壮的叹息，被囚禁在你的世界

每一条时光的河流，充实你的空虚，摘下淡淡野花

3.

松树林中堆起的那堆

不黝黑的发亮的木炭和渴望

捕捉你微微发出的体温，而让风

卷起茅屋前那蜷缩的身影

千古的贴地草和如云的绿荫

如女性柔软的腰缠绕

呼吸你的血液

也许那松林旁的空旷地不能容纳

那灵魂，洞向长长的山径

也许远方的野草香味永远传递

一个湖石的破碎

30

李锐

曾出林一山高

田之阳七骨王光风

鹿再如青监中谷幽长不

歌大如山平山田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平山田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山木森森·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舞女歌中古文果音长

歌大如山平山田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苏理对光不恶·莫日山不恶·莫日山

舞女歌中古文果音

舞女歌中古文果音

风山而·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南泉山云·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歌大如山不恶·莫日山

一种情绪，一种思考

请用被血淋淋的心擦亮长剑

去砍碎，去追逐

从历史向你铺展的网和天空

因宁静中包括了骚动

却不能稳定古庙中钟摆和蓬发

每一声少女的叹息

每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溪

都被宠爱，你唱歌和时间

化成冷漠的群星

不能表达你的痛苦

人的一天

向永生

一天开始了 海水疲倦了 翻腾潜在
天空在变化和愉快而钟声准备敲响
让一圆圆扩张的微微金黄的圆奔向你所在的
平静了的依然发烫的是心
是的，清晨是定点
声波也象你一石激起的水波
向未开垦的水域 四外的水草和岸
岸上的村 村上的夕照
辐射 感染 轻轻摇晃
脚步象虞美人根下的泥土
开动你昨天沉重过的眼皮
和风绿柳追不起你的快腿
你象异地的列车忙碌着呼吸
玄色的皱纹时常爬上你的指头
山洞般你的胸口送出着四季风
心上有支红枫叶
没有露水的红枫叶被浓云遮没
揭开那阴凉的石壁
山区的故事便接踵而来

大 一 时 人

叶永烈

宇宙微尘 丁香森木城 丁缺升天一

唐诗备家可曾而好针毫处变本空天

南国春雷黄金春烽炮炮炮团一长

安昌南侵发种出了种子

莫武是真言 他

东吴南侵古歌山歌山歌山

北界南侵南侵南侵南

南文北土土土土土

北界南侵南侵南侵南

土质不透人美莫莫莫

南文北土土土土土

北界南侵南侵南侵南

南文北土土土土土

北界南侵南侵南侵南

南文北土土土土土

北界南侵南侵南侵南

南文北土土土土土

北界南侵南侵南侵南

南文北土土土土土

北界南侵南侵南侵南

见到一面红旗眼光就在
想象中比风车转得还快

一天开始了

那个钟点

因为你我都意想不到

那个钟点……

浅 草

沙亚利

这里是苜蓿的一片

半坡浅草

村里的小河在那边

蜻蜓、河蛙、水珠儿飞溅

还有呱呱叫唤的青蛙，尽是些

热闹

我也爱热闹，想结尾墙

薄薄的绿色染遍了跟旁

再也洗不掉

这不是河中的水藻

苔藓的一片

半坡浅草

1988.2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第五步诗人风出中亚秋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

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

03

蝴蝶的花衣

李从国

你畅饮花儿神圣的露

姹紫嫣红溶尽轻飘的你

是你饮花

还是花饮你？

轻落嫩绿的梢

瓣开花蕾紧抱的臂

扯一匹神圣的谦虚

纯洁的花瓣儿

早羞起朵朵动人的晕

染红了

洁白的双翅

难怪你的花衣那么美

原来闯着一个春

印第安人

翔

大麦生长了。

柏树在山坡上象燃烧的火。

这路也够糟了。

马路上尽是石子，我选择了路道边有绿草的路

40

水經注

卷八

名山之水

濟源水出武山

水

内山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你就这样，
穿一件粗布衣服，
棕色的皮肤使我想起印第安人，
厚厚的嘴唇，涎沫四飞，
给我讲述在外面的经历，带着自豪感。
我躺在一块石头上，后面是一棵树，
这天空就像微微烧红的生铁。

你仍在那儿吗？短短的平头，仿佛削平的脸，
赤着脚，走在红色的石谷子上，
让你的孩子拿着比他大得多的筐子，
到后面山块的玉米地里去。

1982. 6. 21

男 子 翔

枫树林，长江，在雨中快要脱落的靴子。
你明明知道 不应该来，
却为何在雨下，撑着伞来敲我的门？

五月，温和的阳光又赋予这大地，
新的露珠和花瓣。
经历了漫长游荡后，一个汉子，
肩上搭着衣服。

坐在铁轨上歇息。

天空，厚重的天空，

黑色的鸟，在天空上象黑色的云烟。

而牛懒散地向牧场走去。

北方寒冷的风暴把风衣吹散，

默默地寻找木板房。

82.7.5

到海边去

闲梦

我

说我要离开你

头也不回

合上那页皱巴巴的日记。

在远方

拉开了渐蓝的暮色

把夕照扫进黑色的垃圾箱。

让暗夜消褪快乐的黄昏

完結一次注定要失落的早晨。

走，

到海边去。

黄昏的风吹透黎明

星星也不愿再流泪。

可

是——

你并不说话

微笑的一瞥催惑了我的决心。

走就走吧，

踏着祝福一样平和的脚步。

到远方去。

你

微笑着摇摇头。

因为我说要离开你，

既然没有沉船的决心，

那么

起落蓝色画在帆布上吧。

你知道我并不能离开你。

戴上一朵伞花

沿着旅途发芽。

因为我说要到海边去。

昨夜滚过阵雷

举起雨伞

把泪水挡在外面。

不要湿透了我的梦

因为我说
要离开你
到海边去。

野 岛

胡晓波

海水浸蚀你从四面茫茫中 海岭便见汪
沸腾的岩浆冷却后沉直而漂渺的遗言铸成你
海石所不能窒息而始终希望看到正在下沉的夕阳
幻想那丛生的珊瑚竟拉着一道浅浅的波浪
以及紧紧贴着骨骸的海藻还深恋那次暖流
海鸥所扭动留下的回顾并非你明白但仍然痴鸣回
野岛上滋生的是苦涩的小夜曲。有兰花吗
特别是在夜露中显出灯塔一天中最后的秋波
三角帆和红汽球仍然在想象中
你却怕看见那属于彩色的向你跑来的赤脚的小姑
是在一个早熟的夏日，红木林折射在天空
幽灵一样诱惑我踏过滚烫的鹅卵石
以我的吻和伤口吸尽你吧而没有哭泣
预示着一个同一个的相遇。而沙丘掩盖不了
并列着在正午所留下的未得化的生命和罪孽
我摇动你和你牵动的一串串列岛
被风化的石块和干燥的断茎草草地拼成一个梦
截石，在囚犯痉挛的身体上出现没有血迹 我想
象一个历史不停地翻动着你 显得懒洋洋的
信天翁扑扑地离开皱巴巴的额头沙砾也颤动

我的心灵再现是野岛而且是原型
桅杆在海的荒地上便是立立的墓碑 而波浪
却不能成为你喜欢的小兰花去点缀寂寞深深消失
野岛蠕动着以沉默同大海交换了一个迷人的装饰
我 一个重重的十字架别在你突起的胸脯而惊起风鸟
只有海草目睹了一切 默默忍受了并没有作出最后的陈述
失重的沙子在干裂的手上集聚松散从指缝间飘下风帆
犹如一叶书签夹在天空和海石之间 说明历史
已经翻到这一页

无 题

北 望

既使最富有个性的姑娘也应该明白
男性的爱并不比少女之心更容易
捉摸当你休克或者你永远也不会休克而是在你某一次醒来你会
感到新奇这个世界变了。而更重
要的是你自己变了——题记

这个夏天是如此空洞

没有风
如果没有汽车的引擎声
将使人忘记生命
忘记生命的烦躁
就象世界的中央立着高炉

而沸油的锅遍布在周围
房屋变得矮小以致红色的大山
在最热烈的一天显出趾高气扬
羊群和狗尾巴花在枯萎的季节
野也流不出眼泪
野也流不出渴望和悔恨临近窒息
这八月的干旱依旧使大地裸露

我的心并不沉重

而少女没想的男人
敲门的声音很大
所以我只好走了在这里我显得软弱
而且那窗口的汽笛催促我
芭蕉草的背影和一缕荒凉的烟
拦腰斩断的烟悬在半空具有危机感
我想到往日的迷惘在那昏暗的小巷
独行所感受的孤独中的平静

现在我得远离大家钻进陌生的面孔群里
尽可能乘那使人困倦的火车在夜晚
盯着窗外死寂的原野到一个小站下车
只有我一人下车肩上搭着
我始终不愿扔掉的旧挎包就在站台上
来回走动当火车卷着浓厚的烟雾
离开我可能想起父亲
他那病很危险但决不意味着我要回去

尽管在那里也需要我也有温暖和爱
以及更加新奇的烦燥

把你的灰帽子塞进皮箱上面放书
我的信放在最上层把盖子盖起来
但是你的拙笨并不意味着寒冷
炉子是熄了里面尽是黑石头而我的脑袋
贴紧窗户玻璃观察你感到亲切

就是说我每一次出现就使你感到新鲜而我
每一次见你都在作最后的诀别变幻着方向
我想方设法最温和的时刻
不加掩饰地走向你让所有的人忘掉严峻
忘记你的誓言和不可捉摸的秋天那湖中的
游艇我的吉他装满了水怪声怪调
而大家都笑得那样放肆

而且我走的时候我搭着我始终没有扔掉的
挎包走的时候我感到痛心
我感到痛心的长话但随之而来的
将是谁也不能享受的失望和乐趣
我去河堤上散步把几个小石头踢到
最危险的边缘。我知道。每一个时刻
都要作出牺牲并且毫无怨言